

狭穂媛皇后 : 文苑

著者	笠間, 梧園
雑誌名	龍南會雜誌
巻	17
ページ	29-30
発行年	1893-05-27
その他の言語のタイトル	狭穂媛皇后 : 文苑
URL	http://hdl.handle.net/2298/4077

文苑

狹穗媛皇后

笠間梧園

身爲人臣而父圖叛君身爲人妻而兄謀殺夫是人生之不幸誠難於措手焉故不幸而遭此逆境自非慎重審密以處之不誤其道者鮮矣猶行山谷俄遇絕險一誤步則顛躓焉吾讀史至狹穗媛皇后之事未嘗不悲其心而惜其跡之未盡善也后旣配至尊而兄圖不軌是誠逆境難處者而后當狹穗彥之授匕首而託大事卽受之而曾無一言以諫止之依違涉日如欲視帝之隙而成兄之囑者及聞帝語夢而後暴白其事遂至與兄俱死吾於此知后之舉謬事之難易輕重而未盡善也故爲后計者當狹穗彥授匕首之時宜痛哭流涕說以大義諫以禍福擯匕首而不受也狹穗彥苟從后諫而改其逆則旣免兄於誅而身亦得全終焉豈非計之得者耶旣諫之而狹穗彥不從則不待帝語先白其事於帝以死而請兄之命若不允則自引待罪而已惜哉后之不審於此後世平重盛當父清盛將幽上皇之日流涕極諫雖以清盛之暴亦由此停其舉重盛而天假之年則庶幾可使清盛不至失臣節之甚也蓋重盛之心以謂使父恣暴舉而甘我伏誅易也不使父恣暴舉而全爲臣爲子之道難也故先務其難者而誠惻極諫不得挽回父之暴舉則從死於易而已吾故惜后之不先務其難者而直從其易也雖然特婦人耳未足深責也苟名教不明於世風

俗壤於下。則爲丈夫者。或將有誤大義於進退去就之際者。矧於死生之間乎。

佛阪記事

內田遠湖

參州賭魁有騷動半兵衛者。嘗導捕吏。捕上州賭魁國定忠二。爲忠黨幸二所殺。豆州賭魁丹波屋某爲半義兄。聞之曰。是必幸義父岩五郎所使也。乃令乾兒信太郎圖報讐。其徒十四人屬焉。岩知之。與三乾兒幸二留吉長五及義弟鈴木某。俱避至遠州。飲于濱松酒樓。鈴木劍客也。素矜其勇。使酒罵座。岩候其稍醒。改容言之曰。吾與子。義爲兄弟。吾今有戒心。而亡狀如此。情誼安在。請自此絕。鈴木憮然曰。吾信有罪矣。然荷兄恩。非一日。豈得袖手。請從兄所往。岩遂以四人。往依小松村博徒莊太郎。信等諜知之。造莊太家。要岩等。莊太不肯曰。窮鳥入懷。豈忍殺之乎。吾當遣之神宮寺村。請就而圖之。信等諾而去。岩乃謂三乾兒曰。衆寡不敵。姑避之。讚之金毘羅。幸作色曰。以寡避衆。有何面目。復見人。留長自傍贊之。岩哂曰。前言試之耳。卿等已如此。雖千萬人。吾往矣。四人各理鬪裝。抵神宮寺村博徒莊五郎家。莊五者。莊太義兄也。信者。踵至。莊五居間和解。信等不肯。強求共鬪。莊五曰。吾雖無似。以義俠聞一州。不許人之鬪吾域內。自此至參界。不過二里許。越境而鬪。可也。信又聽之。莊五告岩等先去。度其去已可三百步。又縱信等往。岩等步寢疾。信等望之不見。侮以爲怯。里中少年疾信等之頑。又憐岩等寡少。且欲觀其鬪。多隨岩而行。岩亦料其情。與之偕行。且語曰。敵躡吾後。將伺便擊我。不必問遠參。我欲疾走。先據要地。請少年爲導。抵一要地。名佛坂。彎曲數